

想  
不  
明  
白

〈上〉

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

韩  
少  
功 著

四川出版集团

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

想 不 明 白 上

韩 少 功 著

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文艺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  
想不明白. 上/ 韩少功著. —成都: 四川文艺出版社, 2012. 7

(韩少功汉语探索读本)  
ISBN 978-7-5411-3476-0

I. ①想… II. ①韩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75543 号

---

XIANGBU MINGBAI

想 不 明 白 (上)

韩少功 著

策 划 黄立新 刘景琳  
责任编辑 唐 婧 张春晓  
责任校对 文 诺  
责任印制 唐 茵 喻 辉  
封面设计 尚书堂  
版式设计 张 妮

---

出版发行 四川出版集团  四川文艺出版社  
社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 
网 址 www.scwys.com  
电 话 028-86259285 (发行部) 028-86259303 (编辑部)  
传 真 028-86259306

---

读者服务 028-86259293  
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

---

排 版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 
印 刷 成都东江印务有限公司  
开 本 880mm×1230mm 1/32  
印 张 10.125  
字 数 252 千  
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一版  
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 
书 号 ISBN 978-7-5411-3476-0  
定 价 35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更换。

## 总 序

影视产品挤压文字读物是当下一个明显趋势，正推动文化生态的剧烈演变。前者传播快，受众广，声色并茂，还原如真，具有文字所缺乏的诸多优越，不能不使写作者们疑惑：文学是否已成为夕阳？

没错，如果文字只是用来记录实情、实景、实物、实事，这样的文学确实已遭遇强大对手，落入螳臂当车之势，出局似乎是迟早的事。不过，再想一想就会发现，文学从不限于实录，并非某种分镜头脚本。优秀的文学实外有虚，实中寓虚，虚实相济，虚实相生，常有镜头够不着的地方。钱钟书先生早就说过：任何比喻都是画不出来的（大意）。说少年被“爱神之箭”射中，你怎么画？画一支血淋淋的箭穿透心脏？或者说恋爱者在“放电”，你怎么画？画一堆变压器、线圈、插头？

画不出来，就是拍不出来，就是意识的非图景化。其实，不仅比喻，文学中任何精美的修辞，任何超现实的个人感觉，表现于节奏、色彩、韵味、品相的相机把握，引导出省略、跳跃、拼接、置换的变化多端，使一棵树也可能有上千种表达，总是令拍摄者为难，没法用镜头来精确追踪。另一方面，文字的感觉化之外还有文字的思辨化。

钱先生未提到的是：人是高智能动物，对事物总是有智性理解，有抽象认知，有归纳、演绎、辩证、玄思等各种精神高蹈，然而“白马非马”，具体的白马或黑马可入图，抽象的马却不可入图；即便拿出一个万马图，但“动物”、“生命”、“物质”、“有”等更高等级的相关概念，精神高蹈的诸多妙门，还是很难图示和图解，只能交付文字来管理。若没有文字，脑子里仅剩一堆图景，人类的意识活动岂不会滑入幼儿化、动物化、白痴化？屏幕前“沙发土豆（couch potato）”式的恶嘲岂不会一语成谶？

一条是文字的感觉承担，一条是文字的思辨负载，均是影视镜头所短。有了这两条，写作者大可放下心来，即便撞上屏幕上的声色爆炸，汉语写作的坚守、发展、探索也并非多余。恰恰相反，文字与图像互为基因，互为隐形源代码，一种强旺的文学成长，在这个意义上倒是优质影视生产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。

我从事文字写作多年，眼高手低，乏善可陈。感谢四川文艺出版社热情关注，以汉语探索为选材角度，以文体变革为谋划焦点，在2011年有关台湾版本的基础上，推出这一套三卷集，并借用我多年前的一句话：想明白的写成散文，想不明白的写成小说，以作散文与小说的各自题示。这种编辑思想和编辑手法，在我看来都别具一格，其复兴汉语写作的大志也令人欣慰。

至于实际效益，则有待读者检验了。

韩少功

2012年1月于海口

台湾版序  
好看的忧伤故事  
· 钟文音  
冷静的完美叙事

韩少功是认识内地硬派作家的一个重要关键字，他的厉害之处，是在于小说叙事时所埋藏的那种锐而不尖的东西，直勾着你的眼读下去，但又不伤到你的心。

韩少功的小说，是我长期关注的作品，当然除了韩少功小说的魅力外，这也和我的私心有关。

好像提起韩少功，我辈就将他和其经典译作：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连在一块儿，米兰·昆德拉的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，在韩少功的中文优美文笔翻译之下，显得如此的情韵缭绕，这个译本是我书架上的永恒经典。后来有出版社重新出版翻译此书，我却无法再读其他版本，可见韩少功的中文魅力。

这本韩少功的《鞋癖》，和之前联经出版的《红苹果例外》非常近似，都是短篇小说集结成书，且大多仍不脱写实基调，对话灵动，叙述统一，颇有为内地一整个世代衍生的乱象，重新加之解码的气魄。

小说里有两个叙述观点，一个“我”，一个“他”，不论是走进角色叙述的我，或是以旁观叙事的第三人称他，韩少功都将故事切进内

地的黑暗面，他以带着黑色语气的讽刺荒诞角度，将内地当代社会百态栩栩如生地以文字演出。为何我说是“演”出呢？因为韩少功的小说魅力就是“对话”，活灵活现的对话，宛如场景现前，很具视觉感与生活趣味，加之保有地方性语言，极其生猛。

我一直认为内地小说在地方语言的保有下，显得特别生猛与张力十足，可惜台湾小说却多将地方语言一致汉化（又或是特地台语客语与原住民语音译化书写的极端），使得台湾小说的叙述面目易趋于一致（或因刻意语言分界而和读者脱钩），少了内地多种语言的繁花似锦。

也因此韩少功的对话语言，在我读来显得特别突出，他的作品通篇几无形容词，不让形容词来烘托渲染人物，而多直写人物动作和情境对话，以故事带故事，以人说人，毫无多余赘词。他的短篇小说在我看来，具有为百姓发声的力道，故事开头下的力道颇重，结尾却往往怅然。

读韩少功的小说往往发现，结尾才是高潮，简笔几句结尾，竟是精华意赅之所在。我随便举个例：《领袖之死》结尾：“他该下决心娶个女人了。”《故人》结尾：“这些疯子现在也能唱香港流行歌了。”《山上的声音》结尾：“那支烟，永远留在山里面了，也许我眼下来能找得到。”《鞋癖》的结尾更妙，复活的父亲找上门了，“我听到阳台那边，父亲坐的藤椅咯嘎一声。”

结尾往往是想象力的开始，悠远的开始。

这一本短篇小说集《鞋癖》，集结韩少功作品的时间漫长，从1987—2009年，跨越十多年的二十一篇短篇小说，几乎是一个动荡时代的缩影，从“文革”伤痕末梢，一路疾走至开放后人心浮动向钱看的种种荒诞，因为有了历史的时差，所以小说人物的荒诞历程不显而彰。于今读来，有些短篇小说竟成了“鉴往知来”的社会剧，韩少功

的小说具有十足的社会性，挑动了内地人心身处时代晃动的微妙神经。

这本集结的短篇小说里，我个人很喜欢《鞋癖》这一篇，这一篇有点像是写实内地版的王文兴名作《家变》的缩影与变形，一个父亲不见了，母亲和儿子却都希望他死了，因为死了比活着光彩，死人不麻烦，真正带来麻烦的是还活着的人，至于为何对鞋子有癖好？一开始断定父亲死，是因为找到的一双鞋，小说末端则云开见月，原来鞋子是当地人送死迎生最重要的对象，骂人还用“你祖宗八代没鞋穿”为要命诅咒，读来让人莞尔（竟至颇有异国情调之感）。

韩少功的小说通篇情韵深厚，但在叙事时却冷静异常。韩少功的小说，一直保有这样的冷静基调，但那暖热的情感却总是渗透纸背。

韩少功经典名作《马桥辞典》并不是很亲切的小说，但短篇小说却是例外，毫无韩少功那种淡漠的远观书写，每一篇读来都十分亲近（可喜可爱但又可憎——社会百姓与官场人物现形记）——每一篇小说里，都可见到韩少功对人物心境的挣扎无奈，或自我嘲讽的凌厉书写。

80年代末，内地首批富裕者多半入过牢，他们带着出狱后的城市户口开始了新生活，经历过极穷与极富的生命两极。这种两极与时代轨迹的生活叙述，或许也为韩少功叙述的手法带来了转变，他一方面以生动对话来浮现人心的真正所想与所掩，一方面回头写人物在时代跳动里所紧握与失落的细节。这本书虽是短篇小说集，但集结到一个程度，竟也刻画了一个晃动时代下城乡里的无尽小故事。

比如收录的《领袖之死》，台湾人读来应该也有共鸣，这也让我想起南美作家马奎斯的短篇小说集，有近似的旨题书写与国族变动下人物内心的多重凝视。

在这里，我说一个题外话。

我们都知道，内地知名小说家在台湾出版小说，未必能造成像在内地一样的热潮，主因是文字叙事的隔阂，以及情境和台湾大相径庭。

内地是小说故事的粮仓，生长于无故事年代的我辈（出生于 60 年代末期后的作家）应该都很羡慕那取之不尽的小说故事粮食，但我读韩少功的小说，也体悟到作为一个台湾小说写作者，或许只能好好欣赏对岸名家之作，确实只能是“欣赏”，想偷点小说法宝都有点难，因为我发现不独是两岸文字使用的差异，最重要的是，故事的源头与叙事方法差异也甚大。

以韩少功为例，他的社会经验与地方写实书写，其实也是内省的再现，荒谬只是其叙述主调，保有对纯粹小说的极度语言自觉。相反的，台湾小说则多走向极度个人化与内化书写，关于写实，其实往往是不写实的，或说虚构往往指向写实，虚实光暗交错，使得台湾小说也产生了自己的独特情调，但和内地小说已然大异其趣，也因此韩少功的小说给了我不同界面的欣赏，像是在看一部又冲突又协调的好看电影。

这也可以说明为何我比较喜欢他的短篇小说，都不是他近期所写的，我喜欢这本书收录的短篇小说，多是他八、九十年代所写的小说，我喜欢他锐而不尖、谐而有趣，在嘲弄下隐含着难以言尽的伤怀书写。

无可挑剔的完美叙述，无可逃遁的残缺人生。

谁能不读韩少功？

至少我不能。

# 目 录

## 001/玄幻体

归去来 003

鼻 血 019

余 烬 032

山上的声音 046

暗 香 057

## 071/卡通体

飞过蓝天 073

老狼阿毛 092

第四十三页 112

## 131/缺略体

801 室故事 133

方案六号 144

故 人 153

西江月 162

生 气 174

185/散焦体

- 收水费 187  
北门口预言 195  
土 地 207  
能不忆边关 219

235/常规体

- 领袖之死 237  
白鹿子 249  
生离死别 261  
末 日 269  
怒目金刚 285

303/附 录

- 韩少功印象及延时的注释 303

# 玄幻体

归 去 来      鼻 血      余 烬      山 上 的 声 音      暗 香



## 归去来

很多人说过，他们有时第一次到了某个地方，却觉得那地方很眼熟，奇怪之余不知道是何原因。

现在，我也得到这种体会。我走着，看到土路一段段被洪水冲过，冲毁得很厉害，留下路面一道道深沟和一窝窝卵石，像剥去了皮肉，暴露出人体的筋骨和脏器。沟里有几根腐竹，一截烂牛绳，是村寨将要出现的预告。路边小水潭里冒出几团一动不动的黑影，不在意就以为是石头，细看才发现它们是小牛的头，鬼头鬼脑地盯着我。它们都有皱纹，有胡须，有眼光的疲惫，似乎生下来就苍老了，有苍老的遗传。前面的芭蕉林后冒出一座四四方方的炮楼，墙黑得像经过了烟熏火燎。我听说这地方以前多土匪，还有“十年不剿地无民”一类说法，怪不得村村有炮楼。民居房屋也绝不分散，互相紧紧地挤靠和纠缠。石墙都厚实，上面的窗户开得又高又小，大概是防止盗匪翻爬，或者是防止瘴雾过多涌入。

这一切居然越看越眼熟。见鬼，我到底来过这里没有呢？让我来测试一下吧：踏上前面那石板路，绕过芭蕉林，在油榨房边往左一折，也许可以看见炮楼后面一棵老树，银杏或者是樟树，已经被雷电

劈死。

片刻之后，预测竟然被证实！连那空空的树心，还有树洞前两个烧草玩耍的小娃崽，似乎都依照我的想象各就各位。

我又怯怯地预测：老树后面可能有栋牛房，檐下有几堆牛粪，有一张锈了的犁或者耙。没想到我一旦走过去，它们果然清清晰晰地向我迎来！甚至那个歪歪的石臼，那白底的泥沙和落叶，也似曾相识。

当然，我想象中的石臼里没有积水。但再细想一下，刚下过雨，屋檐水就不该流到那里去吗？于是凉气又从我的脚跟上升，直冲我的后脑。

我一定没有来过这里，绝不可能。我没得过脑膜炎，没患过精神病，脑子还管用。那么眼前的一切也许是在电影里看过？听朋友们说过？或是曾在梦中相遇……我慌慌地回忆着。

更奇怪的是，山民们似乎都认识我。刚才我扎起裤脚探着石头过溪水时，一个汉子挑着两根扎成 A 字形的杉木从山上下来，见我脚下溜溜滑滑，就从路边瓜地里拔出一根树枝，远远地丢给我，莫名其妙地露出一口黄牙，笑了笑。

“来了？”

“嗯，来了……”

“怕有上十年了吧？”

“十年……”

“到屋里去坐吧，三贵在门前犁秧田。”

他的屋在哪里？三贵又是谁？我糊涂了。

随着我扶杖走上一个坡，一些黑黑的檐瓦在前面升起来。几个人影在地坪中翻打豆荚，连枷摇得叭叭响，几下重，又一下轻，几下重，又一下轻，形成了统一的节拍。他们都赤脚，上衣短短地吊着，露出脐眼和软和的肚皮，裤边松松地搭在胯骨上，看上去随时可能垮

落下来。这些人脸上都有棕色的汗釉，釉块的边缘残缺不齐，在日光下一晃，颧骨处就有一小块反光。直到发现他们中的一个走向摇篮开始解怀喂奶，直到发现她们都挂了耳环，我这才知道他们应该是她们——女人。有一位对我睁大了眼。

“这不是马……”

“马眼镜。”另一个提醒她。觉得这个名字好笑，她们都笑了。

“我不姓马，姓黄……”

“改姓了？”

“没改。”

“就是，还是爱逗个耍呵？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当然是县城。”

“真是稀客。梁妹呢？”

“哪个梁妹？”

“你娘子不是姓梁？”

“我那位姓杨。”

“未必是吾记糟了？不会不会，那时候她还说是吾本家哩。吾婆家是三江口的，梁家畲，你晓得的。”

我晓得什么？再说，那个马什么又与我有什么关系？姓马的怎么又扯出一个姓梁的？……事情有点复杂。我似乎是想去访友，想做点生意，却鬼使神差地来到这里。我不知自己是怎么来的。

这位大嫂丢下连枷，把我引进她家里。门槛极高，极粗重，不知被多少由少到老的人踩踏过，不知被多少代人闲坐过，已经磨得腰中部分微微凹陷，木纹像一圈圈月光在门槛上扩散开来，凝成了一截月光的化石。小娃崽过门槛要靠攀爬，大人须高高地勾起腿，才能艰难地倾着身子拐进去。门内很黑，一切都看不清楚。只有高高的小窗漏下一束光线，划开了潮湿的黑暗。我的瞳孔好半天才适应过来，可以

看见满壁烟灰，还有弯梁和吊篓。我坐在一截木墩上——这里奇怪地没有椅子，只有木墩和板凳。

妇人们都唧唧喳喳地挤在门口。喂奶的那位毫不害羞，把另一只长长的奶子掏出来，换到孩子嘴里，冲我笑了笑，而换出的那一只还滴着乳汁。她们都说了些奇怪的话……“小琴……”“不是小琴。”“是吧？”“是小玲。”“哦哦。小玲还在教书吧？”“何事不也来耍耍？”“你们都回了长沙吧？”“是长沙城里还是长沙乡里？”“有娃崽没有？”“一个还是两个？”“小罗有娃崽没有？”“一个还是两个？”“陈志华有娃崽没有？”“一个还是两个？”“熊头呢？找了娘子没有？”“也有娃崽了吧？”“一个还是两个？”……

我很快察觉到，她们都把我错当成一位既认识什么小玲也认识什么熊头的“马眼镜”，一位曾经居住在这里的青年。也许那家伙同我长得很像，也躲在眼镜片后面看人。

他是什么人？我需要去设想和伪装他吗？从女人们的笑脸来看，今天的吃和住是不成问题了，谢天谢地。当一个什么姓马的也不坏。回答关于一个还是两个的问题，让女人们惊讶或惋惜一阵，不费多少气力。

梁家畚来的大嫂端来一个茶盘，四大碗油茶，我后来才知道，这是取四季平安的意思。碗边黑黑的，令我不敢把嘴沾上去，不过茶倒香，有油炒芝麻、红豆以及糯米的气味。她满意地看着我喝下第一口，把地下两件娃崽的衣捡起来，丢进木盆，端到里屋去，于是一句话被切分成两半：“老久没有听到你的音信，听水根夫子说……”（半晌才从里屋出来）“你一回去，就坐了大牢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，差点让油茶烫了手。“什么大牢？”

“就是判徒刑呵。”

“胡说，我从来没犯过事！”